小說連載

敲詐電話（2）

文 / 子在川上曰

“給歹徒錢是萬萬不行的，因為歹徒的胃口你是永遠滿足不了的。”我說：“既然派出所暫時指望不上，那我們就自己小心嘍。你以后盡量減少外出的次數，就在家里上上網玩玩游戲，即使要外出，也要多約幾個人。另外，叮囑兒子星期一到星期五不要走出校門，星期五我派車去接他回來，星期天晚上我再派車送他去學校。歹徒也就没有空子可鑽了。學校剛才也發來信息，說是在校園內，學生的安全絕對萬無一失。”

“那只能這樣了。”妻抹着眼淚回家去了。

第二天上午 10 點鐘，妻又來公司了。一見我，又哭了起來，“老公，我怕。他們老是打我的電話，威脅我。我怎么辦？我怕！”我把她的頭抱在胸前，拍打了一會兒她的后背，等她平靜了下來后，說：“把你的手機給我吧！”

她把手機遞給我后，我關機，取出手機卡，丟在垃圾桶里。然后，叫一個員工去給她買了一張新手機號碼卡。“以后你就安靜了，没人騷擾你了。兒子學校里還留有我的手機號碼呢。你知道嗎？為什么我和你的手機號碼都留在學校里的檔案里，那些人只打你的手機，不打我的手機？這是因為你們女人膽小，容易對付，容易妥協。你昨晚没休息好吧？回去睡覺吧！”

妻點了點頭，說：“以后你出去也要小心一點。”

我想了想，又給公司門市部打去了電話，說：“以后如果有人要找老板娘，就說没有這個人。”

下午，門市部打來了電話，說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內，就有 10 多個不同的電話找老板娘。門市部的人說原來的那家門市搬走了，現在電話轉移到了一家服裝店的名下，所以不知道他們問的那個人。

接連 2 天，門市部的 5 個電話號碼天天都有不同的人打進來找老板娘，結果全給擋回去了。

（待續）

記憶中，當夜晚走在那些街上，常看到那些黑洞洞的門窗里，人們為了節約而點着的油燈的忽閃忽閃的鬼火似的黃光，光影里人們晃來晃去的臉，街上一些纏了腳的老婆婆，房門背后那些靠牆立着的黑森森的棺木。昏黃的路燈下，街上一些小孩還在滚鐵環、踢鷄毛鍵、跳繩的、抽蛇螺……

記憶里總是清晨和黃昏時，天網恢恢的交通路的街景，模糊的面目不清的兒童和提着尿罐步覆蹣跚的老婆婆……

記憶總讓你尤如置身于一百年前的明清時代。象《儒林外史》或是《聊齋志异》中那些古老的市景。 那些木板的門窗現在想來，很像我的移居法國的朋友、畫家王以石筆下的《金瓶梅》書中的西門慶正在和倚窗買俏的潘金蓮調情的古代房屋。

那時，雖然早已有了自來水，但整條街幾十上百戶人家所有的人，都要到只有一個自來水龍頭的地方去用木桶挑水吃。因為，整條街就只有一個水龍頭。那個年代的貧窮是今天的人難以想象的。

我就是在那時候學會的挑水，十五歲多時，我已能挑一百多斤水，可以到斧溪河邊去搗着大木棒“碰！碰！碰！”地在河邊的石板上洗衣了。我還可以坐在爐竈前一只手鏟煤，另外一只手拉風箱。我的大娘認為，我們家的孩子太嬌生慣養了，需要勞動鍛煉。而我又是一個既嬌生慣養，又調皮搗蛋，還在外面流浪時染了些惡習的“壞孩子”或者說“問題孩子”。所以，對我就是更加嚴格管教。

交通路的房子里都是沒有廁所的。人們大小便都解到桶里。天亮時，提桶去倒尿罐的人們，就一串串魚貫而出地到一個公廁去，把頭天晚上一家人的排泄物倒入便池里。一些街坊還將廢物利用起來，自家在附近挖個糞坑，在河岸邊種菜種瓜。甚至，有些人不燒煤而到幾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火來燒飯。

四 風景和心情

在巴黎的蓬皮杜現代藝術中心，或者是愛丁堡市蘇格蘭國家畫廊里，我每次見到 Pavl Delvaux(1897-1994) 那些“存在主義”意識很重的作品時，都會讓我想起殘存的半邊街，特別是它在的 60 年代末期還沒有拆掉臨河的那半邊街，還是一條完整的被叫做交通路的時候的樣子。那樣子總讓我產生一種夢幻和和平寧靜的感覺，一種似“禪”似“道”、似“神”似“逸”、似“現實”似“過去”又似“未來”的歲月的感覺。

愛丁堡市的蘇格蘭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里那幅作者 1938 年創作的 109.75×145cm 的名為“夜晚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Night）的油畫，更讓我情有獨鐘。

1938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的歲月，藝術家的心態是不是和畫面象征世界末日的黃昏里那些穿梭在光禿禿沒有樹葉的樹林里，頭上長着拖地的樹葉的裸體女郎，她們之間一個個相互視而不見地各走天涯的畫境里表達的心情或者說是精神狀態。“光禿禿沒有樹林”是否象征戰爭的荒蕪，長着滿頭拖地樹葉的裸體女郎是否和平女神？擦身而過相互自顧不暇是否就是主觀的歸隱和字面本身“夜晚的呼喚”的意思？我在交通路的 1966 年和 1967 年正是中國兵荒馬亂戰火連天的歲月，交通路、交通路的淡藍色的夜空閃爍着星星點點的夜星，溫磬的大娘的家里，橙黃色的燈光搖曳着的木頭板壁上那些可親可愛的表哥表姐表妹們的身影。天上是星星和月亮、地上是人和人影……

天啦！那是多么地超越當時中國大地現實的一幅溫馨而夢幻般的圖畫啊！我想，我的讀者——特別是那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苦難的人們，是可以理解我的感嘆的。

在英國的一些古董店里，在大英博物館，在倫敦的維多利亞 - 阿爾伯特搏物館里那些一百多年前八國聯軍從圓明園掠走的中國瓷器和字畫上，我時常看到中國古代市井里那些類似《清明上河圖》里描寫的民風純樸、與世無爭、安平樂道的和平寧靜的景像。 這段時間，在英國的一些小城，特別是北部蘇格蘭的丹迪（Dundee）、佩期（Perth）、聖安德魯斯（StAndrew）、斯特寧（Sterling）和愛丁堡 (Edinburgh) 的效區一帶漫游時，我就時常感受到這種氣氛。

四年前，上述城市我也都去過，有些城市還多次去過。當時，也有些朦朦朧朧模糊的感覺，但不具體。今天，才讓我聯想起自貢，聯想起自貢那條現在已經因為城市擴建被從中一分為二，只剩半邊了的，被人們稱為半邊街的老交通路。

天啦，怎么也揮之不去的幻覺的畫面：

老交通路。1967 年到 1968 年的時段。畫面里一些人在挑水、劈柴、噗嗤噗嗤地拉風箱。幾個光屁股的男孩在河水里嬉戲。綠水翻波的斧溪河上幾只打魚船在滑行，船頭站着幾只黑色的漁鷹。紅彤彤的太陽在西山上飄飄浮浮地跳蕩着向大地散射着它的余光，整條老交通路都被太陽的余光染得碳火般燃燒着。

（待續）